

清初五大師集

卷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再版

黃梨洲集

定價

精裝的——一冊——一元二角
平裝的——二冊——大洋八角



整理者 校閱者 發行者 代印者

許 嘯 天
胡 翼 雲
沈 繼 先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本埠各大書莊
自強書局

黃黎洲集新序

許嘯天

我如今整理黃黎洲先生的集子，便連帶想起我二十五年前的學生生活來。那時我們全中國人的知覺，被日本一砲，從睡夢中恢復過來——中日甲午年的一戰——第一件表示他的覺悟，是開學堂。又因學堂兩字，洋氣太重，便改稱做書院，招的學生，都要有舉貢生監的資格，開書院的宗旨，是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凡是進書院去讀書的，大家稱他是讀洋書；那些鼻架玳瑁眼鏡的老先生，都搖着頭掉着文說道：「是誠用夏變夷之道也！」我也便是當時書院中讀洋書的一個產兒。也奇怪，當時書院中的教習老夫子，任他如何教我們要忠君，要攘夷；但我們除做照例中學西學的功課以外，便能自己覺得反對帝制的途徑，和主張民權的西洋學說。第一步佔據我腦筋的，有兩部書：第一部是盧梭的民約論；第二部便是黃黎洲的明夷待訪錄。內中原君原臣兩篇最容易彈劾我們熱血少年的心絃，恰巧那時高高在上的皇帝，是那滿洲人愛親覺羅先生。我們受了推翻帝制排斥異族兩種思潮的鼓動，便大高興而特高興，去做我們的革命事業；在書院裏先結了一個同志的團體，有幾位年輕的師長，做了我們的首領，秘密出發，四處去演講。課堂裏餘剩下來的工夫，又做了

許多鼓吹革命的文章，還寫信給遠處的朋友，勸他和我們一致行動。這民約論和明夷待訪錄兩部書，恰做了我們唯一的資料；著書立說，開口閉口，都拿他做引證。我可以說，我們當時在杭州做學生所傳下的革命種子，必是不少。後來事體愈鬧愈大了，黨羽也愈結愈多，地方上也漸漸的受起影響來了。駐防杭州的滿洲人裏面有兩個人最注意我們的動作：一個是瓜爾佳——便是如今的金梁——一個是貴翰香；後來終究是他們兩人去在杭州駐防將軍跟前告密，雷厲風行，捕拿黨人。這班脆弱的學生，如何有抵抗的能力？一聽風聲不好，便立刻逃的逃，躲的躲。這風潮起過以後，別人如何的結果，我却不知道；講到我自己的結果，便鬧丟了徐錫麟、秋瑾兩條性命。

因此，這位黃黎洲先生的學說，和我自幼兒便發生了關係；到現在，還是崇拜他不懈的。講到黎洲先生當時的政治運動也和我們一般經過恐慌時代——這可以說我們模倣他——如今我趁便約略敘述在下面：

明朝滅亡的時候，黎洲先生在家裏讀書。——先生跟着劉蕺山先生求學，問講氣節又研究明朝的歷史，便和明朝的皇家發生特別深厚的感情。——順治元年五月初十那一天，福王在南京即皇帝位，聽信了好臣阮大鹹、馬士英的話，捉了許多東林黨人去，關在牢監裏。——東

林黨是明朝時候一班正直的讀書人結合的在野政黨攻擊當時的貪官污吏所以阮馬這班人把東林黨人恨如切骨黎洲先生也是一位東林黨員——黎州先生避禍逃到日本去，第二年滿洲兵南下，先生又急急從日本回國來，回到他餘姚的原籍，在浙東一帶地方召集了五六千人，編成「世忠營」和滿洲兵打。雖說打了敗仗，但終究不肯投降，帶了一千多人馬，到四明山裏去結定營寨，拿氣節兩字教練子弟，又過了一年，把兵權讓給王翊，先生自己到定海舟山一帶地方去幫助魯王，做種族革命的事業。東奔西走，忙了六年工夫，滿洲政府前後共捉捕他十一次，都不曾捉着。直到順治十五年，明朝永歷帝從雲南逃到緬甸，被緬甸人捉住了，獻給吳三桂，永歷帝被殺害，黎洲先生的革命運動，也從此告了一個結束。

我可以說黎洲先生這一番事業，完全是從平日學養工夫裏培植成功的；本來我們平日讀書，原為臨時應用的，倘然是不能用的學問，便不必學，不能用的書本，便不必讀。黎洲先生的學問，叫人可敬的地方，便在他的實踐精神。先生是史學大家，那歷史學的效用，又完全在實踐上面。先生雖也講理學，但他是劉蕺山的一派，「不空談理氣性命，求本身真實受用」的，因此我可以相信我們學生時代的鬧革命，和如今學生的民族自覺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都是不可怪的。本來我們中國讀

害人第一件大毛病，便在知而不行。中國學術的中心時期，是在周秦交界的時候；那時候時局特別的紊亂，那社會的事業也特別的發達，一切制度器物，直流傳到如今，便是一種東方文化，在當時發揚出來的，我們現在也還享用着——這頗像西洋歷史上的希臘文明——到了漢儒手裏，用搬弄古董式去研究經學，愈研究愈繁碎，愈繁碎也便愈不適於實用。到了宋儒手裏，從橫截裏殺進一般印度文化來，便大家用靜坐參禪式去講究理學，愈講究愈玄虛，愈玄虛也便愈不切於實用。從周秦以後，直到明朝，這幾千年裏面的讀書人，都犯了一個不知實踐的大病；因此民氣弄到這樣昏惰，物制弄到這樣簡陋。到了明朝嘉靖年間，出了一位王陽明；他到晚年纔漸漸的提倡「知行合一」的說頭。後來出了黃黎洲，顏習齋，王船山，顧亭林這一班大師，他們一面把「知行合一」的主義積極的鼓吹起來，一面極端反對靜坐參禪式的理學。這黃黎洲先生中年的政治事業，也是他「知行合一」的表現。可恨清朝三百多年過來，採用了明朝科舉束縛思想的政策，把明末幾位大師所提倡實踐精神的一絲活氣，重復抑制住；雖說這裏面有幾位不得志於功名的宿儒，也曾用力在史地經學工夫上——我父親許傳霽也是其中的一員——但依舊是犯了一個知而不行行而不適於用的大病。須知道做學問的工夫，第一步在養氣；如何能養成正大雄厚的氣？便在做事，讀書是第二步。

支離瑣碎的讀書，是不中用的；虛無玄妙的讀書，也是不中用的。你看黃黎洲先生他在中年時候做那政治事業，何等的有實踐精神？後來他在史學上用工夫，又何等的有片段？明末浙東的史學派，要算先生是一個中堅份子；先生遵了他父親黃尊素先生的遺命，專治史學。尤特別注意明代的文獻。他的嫡派學生，是萬季野全樹山一班人；後來的章實齋也得了這一派的工夫。這一派的史學，可稱為科學化的史學；影響在中國的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很是偉大。當時清朝政府修編明史，便把先生的兒子百家和他的學生萬季野都請去；先生自己也著了一部明儒學案，是中國史學界中第一部學術專史。後來又續著宋元學案，祇成了十七卷，由黃百家全樹山兩先生續成了一百卷。若問先生在史學界如何能有這樣的供獻？我可以說，全因為先生平日做學問，有實踐的精神，和有片段的眼光；不是和漢儒那般支離瑣屑，也不是和宋儒那般虛無玄妙，纔有這獨到的學問，和偉大的人格。梁啟超先生說的：「爲學之道，人格在第一層，學問在第二層；只要人格偉大，便學術差一點，也不相干。」因此，我如今把我少年時候受用的一部明夷待訪錄全部重印出來，又把先生著的明儒學案——因為原書太多內中有許多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思想，所以用一番刪節工夫——也整理出來，合刊成一部集子；讀了他的集子，却還要不忘記兩句話：

黃翼洲集 新序

做學問，要有片段的眼光；
做學問，要求實踐的可能。

十五年，一月五日，在上海。

顧甯人書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遽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僦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

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驗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

頃過勸門，見貴門人具稔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

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

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

黃梨洲集 顧亭人書

幸萬世，曷勝禱切！同學弟顧炎武頓首。

黃梨洲集目次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學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鎮

田制一

田制二

田制三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財計一

財計二

財計三

胥吏

奄宦上

奄宦下

黃梨洲集

許嘯天整理

●明夷待訪錄

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續也。

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獨未失落於擔頭船底，兒子某某請完之。

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傲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運未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

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膝，固肩膊，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

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穀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

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

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于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于社稷之存

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繼芥之疾也。

夫古之爲臣者，于此乎？于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

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

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竟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

萬曆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

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